

虎山

(新加坡) 尤今

旅居伦敦当律师的女儿,今年申请了两个半月无薪假期,单枪匹马远赴肯尼亚当义工。

好友惊问:“肯尼亚治安那么坏,你不担心吗?”我说:“她已成年,我尊重她的决定;何况她做的是善事,更没有横加干涉的必要了。”朋友感叹着说:“你这个女儿,真是天不怕地不怕啊!”

在伦敦晤面时,把朋友的话转告她。

她沉默半晌,突然开口说道:“妈妈,我其实胆小。然而,我知道,一切的惧怕,都只是源于不了解。所以呢,凡事越害怕,便越得去接近;接近了,了解了,阴影自然而然便会逃遁无踪了。”

她忆述初到伦敦求学的心路历程。

孑然一身离家万里,她却连续接到了来自新加坡的两则死讯,她尊敬的老师遭逢意外遽然而逝,她挚爱的小学同窗罹患癌症撒手尘寰。窗外大雪纷飞,周遭静谧如坟,而她,内心灼痛如焚。那种痛,好像一个电钻,残酷无仁地在她年轻的心房里钻出了许多个窟窿。

雪上加霜的是,过了不久,伦敦发生了轰动全球的“七七爆炸案”,地铁和公共汽车遭受恐怖分子侵袭,发生自杀式爆炸,数十人死亡。天天搭乘地铁的女儿,感觉死神近在咫尺狰狞地觊觎着,日日惊悚。

足足好几个星期,她无法集中精神上课,动辄哭泣,对于死亡,有一种近乎病态的恐惧。

就在阴影罩头的当儿,她做出了一项出人意表的决定——到医院临终关怀病房当义工。留居于此的,全是罹患绝症而等待大限到来者。义工的任务,就是在最后有限的日子里,尽量满足病患的要求。

有名老嬷,要女儿给她远在美国的独子写信,她隐瞒了病重的真相,在信里欢欢喜喜地说:“亲爱的维廉:新搬来那户邻居,非常友善,常常送我草莓馅饼,那味儿,可真棒呢,我一个人可以吃完一整个,可能你又要劝我减肥了……”又写道:“我养了一只猫做伴,它的眸子是琥珀色的,我就唤它为琥珀。这琥珀呀,最爱撒娇,我看电视时,它就跳进我怀里,蜷缩着,好像一袭温暖的毛衣……”信笺上那一则则白色的谎言,静静地散发着心灵的亮光。

另有个中年妇女,头发都掉光了,可是,却常央求我女儿给她买亮丽多彩的丝巾来包裹光秃秃的头顶,每回揽镜自照时,苍白的脸便有金色流星闪过。她活着一天,便要美足一天。

还有个五岁女孩,被病魔摧残得全身只剩下薄薄的皮和嶙峋的骨头,可是,每当我女儿给她讲故事时,她柔软的目光便如饥如渴地舔着书上的文字和图画。

死神就在眼前徘徊,可是,年老的、中年的、年幼的,全都无所畏惧;了解到眼前的结果是无法改变的必然,她们珍惜当下的分分秒秒,想方设法把自己的精神世界装点得灿然生光。

大学四年,女儿每周都去那儿当义工,在积极伸出援手的当儿,她也学会了如何坦然面对黑色的恐惧,变得豁达而坚强。

谈到肯尼亚之行,她说:“大家都怕,怕它的贫穷、怕它的邋遢、怕它坏透了的治安,所以,都裹足不前。我当然也怕,然而,贫穷和治安,原本就是恶性循环的孪生儿,倘若我们不亲历其境,深入了解,又怎么能够知道问题真正的症结在哪呢?又如何能够提供帮助呢?害怕和回避,都无济于事啊!”

明知山有虎,偏向虎山行,是女儿帮助自我成长的一种方式。

从6岁到22岁,我在石库门房子里住了整整16年。我曾住过的那条弄堂叫柏德里,在石门一路吴江路,建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。这条弄堂里的房子几乎都是典型的石库门。石库门里的生活酸甜苦辣,五味俱全。搬离石库门,我有一大遗憾,那就是没去我家对门,柏德里9号的中共中央政治局联络点旧址看一看。尽管那时,里面住着的都是和我一样的普通百姓,但好歹伟人曾在那里办公居住过。

柏德里的石库门房子每幢都有前门和后门,我家住在3号的中厢房和后厢房,所以就从后门进出,后门正对着的就是9号的前门。记忆中,9号的房子保护得不错。这是一幢两楼两底的石库门房屋,漆黑的木头大门不常开。石库门房子在玻璃窗外,通常会再装两扇百叶窗,但由于“房龄”已高,我家的百叶窗早已不复存在,不过从我家望出去,总能看到对面红色的百叶窗。其实,我也没发现9号和我家有什么区别,以前和小伙伴玩的时候,还总爱爬到半墙高的地方,开关对面的百叶窗玩。直到有一天,一群人带着“长枪短炮”来到了我家门口。

他们要干什么?这样一条弄堂有什么可

我说燕祥

樊发稼

我说的是邵燕祥,大名鼎鼎的诗人、杂文家,少年即出名。

燕祥最早的诗集《歌唱北京城》《到远方去》,我是在学生时代熟读的。

大概1956年吧,《中国青年报》“辣椒”副刊常发他的讽刺诗,记得一首是讽刺“哼哈二将”之一的井岩盾的(井是延安来的老同志、青年诗人,42岁病故,夫人陆凤林后来成了我的同事,现健在)。我好像从中感到什么。果然,1957年燕祥被错划,罹难失声长达20载,其时他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编辑、记者。

燕祥是浙江萧山人,生在北京;夫人谢文秀系我老乡、上海复旦毕业,他们咋会结缘的呢?原来他俩是电台同事。这是我后来知道的。

1980年仲春,在建工部3号楼招待所(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四川代表团驻地),我与文秀相识,文秀是电台农村部记者,我是大会简报组人员。她居然知道我刚在《人民日报》发表关于短诗的小文,闲谈中才得知她先生是燕祥。诗人家庭的人熟悉诗坛事是太正常不过的了。

我和燕祥相识,是在1981年10月,中国作协组团访问河南兰考等地,团长是老作家舒群。火车上我与燕祥是对面铺,一见如故。虽初晤,文学、诗歌把我们的心紧紧相连。那时新诗潮初起,燕祥表示不同意对谢冕的肆意污蔑。记得他还以肯定乃至赞赏的口吻谈到礼平发在《十月》上的中篇小说《晚霞消失的时候》。

大概1982年,在人大大会堂一次会议上见到燕

祥,他第一句话是:上海《文学报》发表写你的文章了,还有你的照片呢。看到了吗?

1995年末,我去虎坊路作协宿舍看望健康欠佳的中国作协束沛德书记,原拟顺访问楼住的燕祥,后因太晚作罢。

1999年春天,上面组织去郊区植树。午休我和燕祥分在一个房间,他说起与我关系密切的老诗人张志民,道:志民死后,孩子用重金为他在西山买了一块墓地。夫人傅雅雯(现已故,原《北京文学》资深编辑)每周都要去墓地和老张说话,神神叨叨的,足见夫妻情深,令人唏嘘……

文坛诸前辈中,我唯独未去过叶圣陶家。一次某地创办新刊,托我求叶老墨宝作刊名。我知道燕祥与叶府熟,遂修书转托他,叶老真的写了,但居然未被采用!燕祥几年前在《文汇报》发表的一篇缅怀至善(叶圣老长公子)的文章中说及此事,提到我这个“罪人”时,只说是“一个写评论的儿童文学作家”。

燕祥为人坦荡正直,嫉恶如仇,得迅翁真传,实今人之楷模。曾任中国作协负责人、《诗刊》副主编。

燕祥长我四岁。近几年曾动过手术,身体欠强健。不久前有青年作家求我引见,我婉拒了。其实燕祥离我不远,但他和夫人常居远郊区别墅。

祝燕祥健康长寿!

余墨集

鲍尔吉·原野

我跑步的百鸟公园有一帮爱鸟的老汉。遛鸟的是一拨儿,听小鸟唱歌的是另一拨儿,还有把鸟儿训练成警犬的。一回,我看水泥台高座上放一敞门的鸟笼子,心想,小鸟逃了吧?近前看,有东西扎我腿。低头,见一灰鸟边助跑边啄我腿肚子。挺远的树林里传来老汉低沉的笑声。老汉说,小鸟看你瞧它笼子不愿意了,撵你。我说,这个鸟快变成警犬了。老汉回答,它的名字就叫警犬。

还有一个老汉,不教小鸟唱歌讲话,教它跳舞,介乎芭蕾舞与拉丁舞之间的鸟舞。这个鸟我叫不上名来,通绿,翅膀黄色。老汉吹葫芦丝,《天鹅湖》之《四小天鹅》。小鸟在笼里的横杆碎步左移,伸左翅;碎步右移,伸右翅,态度认真。老汉吹《当兵的人》,小鸟缓宽翅,双爪轮流踩踏,如原地踏步。它知道这是进行曲,四分之二拍。最逗的是,吹《大海航行靠舵手》,小鸟儿扑棱双翅,翅膀前拢,跟打拍子一样。

我身边一个人乐坏了,说这鸟成精了,比人还精,不进歌舞团都可惜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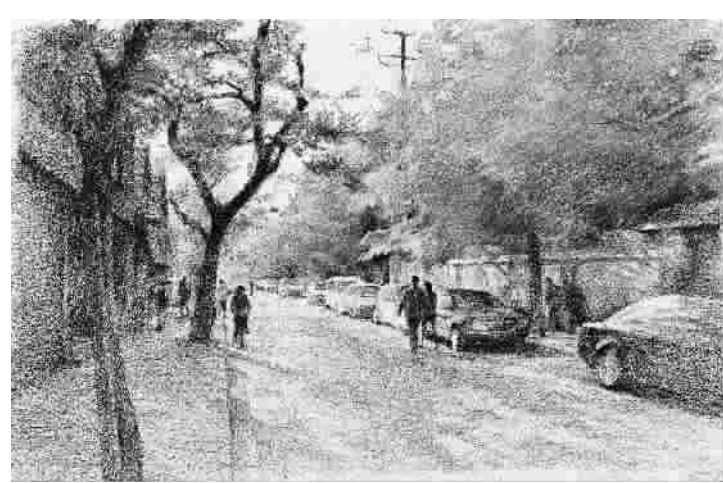
……中央政治局常委、组织部部长周恩来几乎每天都要去“中央办公厅”,及时听取汇报和解决问题。邓小平则常夜以继日地在此忙碌,积极协助周恩来开展工作。”这是我第一次完整地听说“邻居”的故事。看到朱少伟发来的照片中还有一张门口的照片,我激动地打电话给朱少伟,告诉他,我住在他文中提到的地方的隔壁。后来文章见报后,我特地向家人推荐了此文。

随着时间流逝,“柏德里”在2009年被拆了。拆迁前,已经撤离那里的我特地去拍了留照念。我曾天真地以为柏德里9号那幢楼会作为重要革命旧址被保护下来,可惜事与愿违,如今原地已找不到任何“红色史迹”的遗址痕迹了。

上海的石库门建筑有很长的历史,可以算得上是一部珍贵的历史档案。真心希望相关部门能系统整理中城已消失的红色史迹资料,在原地设立纪念标志,这样我有机会也能回“老家”故地重游一番了。

十日谈

石库门风情



春天里,东平路的午后阳光。因为有上海音乐学院附中,东平路于是变得柔软,音乐从墙内溢出,余音不绝,城市焦躁的空气有了一丝滋润。这里的小型礼品店、咖啡馆令人流连。我喜欢的Paul咖啡馆(在法国

有120年的历史,350家分店),曾经在这里也开了分店,正对附中大门。法国乡村风格的内饰,浅灰绿的门框窗框,原木的护壁板,故意磨损陈旧的桌椅

和

不修篇幅的小幅油画,和东平路的气氛合拍。很可惜,没多久,Paul撤出上海。

许多人心仪这里街区的规划,放射型的街心小花园,不宽的街道,适合散步,间距相宜的建筑,尺度宜人。春天,树木的新绿洋溢在东平路,阳光在路面上斑斑驳驳,我相信环境能使人焦虑,也能使人安静。

东平路上,曾经都是显赫人家,席家、宋家、孔家,他们的足迹至今无法完全抹去。

最美的上海:东平路

黄石文\图



三十多年前我曾住四川北路,三十多年后又搬回四川北路住了。人生轮回,沧桑知多少?此处不提,就说说对四川北路的新印象。

以前对“歌舞升平”这个词的感觉,好像都是对豪门贵族奢华生活的形容。今天我所见四川北路上的“歌舞升平”,却是当今平民生活的真实写照。在原来的虬江路四川北路上,大概十多年前来了一个大拆迁,把原址上的棚户区居民动迁了,摇身一变改造成了四川北路公园。绿茵成片,假山溪水蜿蜒曲折环绕自如,整个公园设计呈八卦迷宫,有山石路,木板道,也有小铁桥。公园各处,传来不同太极音乐和各种拳术的伴音。上空还横着一条四号线轻轨,不时有隆隆声响起,与地面安然和谐自娱自乐的歌舞声,构成一幅现代版的“清明上河图”,每天如此,且不断流动着。

清晨,走进公园,打羽毛球的不少,有的还自带球网,在两边的树上一扎,俨然一个天然环保的羽毛球馆。另一半是各种打拳与练健身操的,陈式、杨式、四十二式、八五式、竞赛套路等五花八门,应有尽有。早晨这里的主角多为中老年人,年龄在45岁到90岁不等,他们三五成群,也有十多二十人为伍,都以健身为目的,没有一点商业气息。能者为师,师傅对后生学拳教拳,都不会收一分钱。

白天,这里人群开始混合,以青年人为多,也有些许中老年人在此歇息。青年人在这里,有在庇荫处谈恋爱的,更多的是穿着职业装跑来跑去搞推销的。发传单,做广告,搞活动,公园又变成商业竞争的平台,房产中介、健身、化妆品、手机等促销形态不一而足。上午和下午,这里的节奏变得快起来,促销人员在公园里像泥鳅一样不停地穿梭,盯着各自的对象追逐不放,耍嘴皮,玩忽悠。这时候,这里已不像公园,更像是竞技场。

到了晚上,又换了一拨人群,以外地打工者居多,也有一些本地的中老年人。

7点钟一到,四川北路公园就成了路边卡拉OK场!三五成群,甚至几十个人围成一圈又一圈。带音响设备的主儿都是上海人,音响设备装在助动车上或者残疾人车上,两个音响喇叭左右支开放好,用的是电瓶。唱一首歌五块钱,老客户4块钱,好像在自家一样,唱得欢畅,还有观众欣赏喝彩。

其实,这也就是一个平民百姓表演的舞台。进不起钱柜和夜场而又喜欢唱歌发泄的人,在这里找到了知音。在那里,至少有5-6个唱点,声音分贝有点大,老歌、新歌、新歌、流行歌、民族歌的歌声划破了四川北路夜空……公园各个角落,还有不少跳舞的群体,有交谊舞、街舞、踢踏舞,也伴有音乐。唱歌的,跳舞的,观赏的,看热闹的,每个“歌点”,欢乐的人都悠然自得,洋洋洒洒,祥和怡乐,井然有序。这样平和的场景,是真正的自娱自乐。

我在想,这样的歌声,真正飞入了寻常百姓家。百姓,也找到了自己健身寄情欢娱的舞台。感谢政府为百姓提供了这样一个祥和的平台,当然,晚上的分贝还需控制,管理更需跟上——人民公仆在这里能找到新的意义。

四川北路的一天

吴建民

